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维持高等教育的价值

罗贝塔·玛丽·巴塞特

罗贝塔·玛丽·巴塞特 (Roberta Malee Bassett): 世界银行 (the World Bank) 高等教育全球负责人

电子邮箱: rbassett@worldbank.org

截至2020年4月6日, 170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被关闭, 超过2.2亿名中学后学生 (占全球受影响学生总数的13%) 已经因新冠肺炎疫情而中断学业或受到重大干扰。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看到的是每个地区都受到了影响, 对中高收入国家的影响尤为明显。总的来说, 这种分布式的影响反映了冠状病毒从东亚中等收入国家向欧洲和北美的传播模式, 其次是拉丁美洲。随着病毒向非洲和南亚地区的扩散, 受影响的中低收入国家的数量也在增加。如今, 很少有国家声称没有受到该流行病的影响。全球的高等教育都受到了影响, 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

对眼前的健康问题和社会福利威胁作出紧急应对, 即院校机构关闭校园来消除传播病毒的途径后, 世界各地的机构开始将最初的重点转向教学, 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向了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包括: 我们如何向那些我们有义务教授的学生传授知识? 我们如何尽可能地支持研究的连续性? 在疫情的第一波浪潮中, 这种反应是合乎逻辑的, 也是重要的。然而, 当务之急是, 在任何高等教育系统, 那些有能力超越眼前生存困境的人——通过各种方式提供远程学习——必须关注核心价值, 以便在危机缓解时, 公平、质量基本保证、与机构自主权相平衡的问责制、学术自由和社会责任等基本价值仍然是所有

高等教育系统的使命。

高等教育中技术适应性的神话

在线和远程学习迫使人们对信息的传递方式进行大规模的调整, 对学生的学习方式 (以及是否学习) 产生了剧烈影响。但这一举动所隐含的一个偏见问题, 即是假设并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 这使得实际上数以百万计的学生一旦离开校园, 就不能以任何形式继续学习。有一种迷思认为, 大学生和高等教育会更容易适应这种远程学习环境, 但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科技和基础设施完备的校园里就读的学生, 回到家就和其中中小学的邻居学生一样。如果没有互联网渗透到他们的城市或地区以支持当地中小学生的远程教育, 那么高等教育也不会成功。而且, 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定制化的服务, 学生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和兴趣爱好来制作自己的学术日历。这种学术服务不能通过广播或电视进行, 而年级低的学生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向在线课程授课的转变加剧了不平等

正如在埃塞俄比亚和菲律宾所看到的,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中, 学生们正因获得远程学习技术而加剧的不平等问题进行抗议。没有机会或资源负担得起这项技术的学生被落在了后面。有学习困难的学生被落在了后面。

残疾学生被落在了后面。那些依靠学校提供的住房、食物、医疗和社区服务的学生发现自己无所依靠，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在校打工或拿奖学金作为主要收入的学生面临着收入危机。远离城市中心的机构往往没有健全的基础设施，它们正被落在后面。那些肩负着为“最有可能脱离教育体系的人”提供教育使命的机构也被抛在后面。这种情况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此时更是加快了这种差距影响学生持续发展和机构生存的速度。世界各地的情况都是如此。

包括最富有和最受尊敬的大学在内，几乎没有机构在制定紧急计划来指导和通知学校关闭，并转向远程学习。更少有计划对其校园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疏散。乘着大学领导者们都在经历这一特殊时刻，现在是一个良好的时机来审视疫情应对措施的一步，以此评估并记录所吸取的教训，如他们之前能够做些什么准备，仍需要哪些信息来支持他们的学术人员更好地进行远程教学、适应或改变考试计划以及最终重新开放校园，以适

应未来的挑战。当前的这种分析工作可以告诉管理人员如何为明天和将来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支持。

我们能从这场危机中学到什么？

教育领导者和利益相关者还必须在接受技术创新的同时，从学习科学中寻找和提出证据，以确保推动在线教学或未来混合式教学（网课与线下教学相结合），从而实现学习和技能发展的承诺。必须对这种变革进行研究，以确定其有效性，并了解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无效的，以及对谁有效。迄今为止，大多数在线教学都未能提供类似于传统教学中社会情感技能培养的部分，这应该足以推动对教学科学的投资。

在这样做的同时，在将其高等教育体系带入危机后世界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都需要将努力的重点放在最弱势的学生身上。他们必须提出教与学的解决方案、技术与基础设施投入和资助方式，以确保学生的参与和沟通，并支持他们的学习过程和结果。